

4

温热润滑，肉蠕动不已，记忆正在恢复，你知道这不是她，那玲珑娇小的身体可以任你摆弄，这肥臀壮实，紧紧挤压你，那么贪婪。那般放纵，你也竭尽全力“说下去！那个中国女孩，你怎么享用的，又怎么把她丢弃？”你说她是一个十足的女人，那姑娘只是个想成为个小女人，没她这样浪荡，这样贪婪。“你难道不喜欢？”她问。你说当然，这恰恰是你梦寐以求，这样放纵，这般尽兴。“也想把她，你那小妞，也变成这样？”“对！”“也一汪泉水？”“要的就是这样，”你喘息抽动。“女人对你来说一样？”“不。”“怎么不一样？”“那是另一种紧张。”“有甚么不同？”“有种怜爱。”“你就不享用她？”“也享受，但不一样。”“这会儿你只有肉欲？”“就是。”“谁在吸你？”“一个德国妞。”一个过夜的婊子？“不，”你叫出她的名字：“马格丽特！”她就笑了，捧住你头亲了一下，跨在你身上的两腿卷曲松弛下来，侧脸撩开垂在眼前蓬散的头发。“你没叫错？”她声音有些异样。

“你不是马格丽特？”你也反问她，有些疑惑。

“是我先说出来的。”

可就在你问还记不记得的时候，你名字已到嘴边。”

“可无论如何是我自己先说的”

“你不是让我猜？可以再等一秒钟。”

“我当时有点紧张，怕你记不得，”她承认。”剧场门口戏刚散，还有些观众等在边上要同你说话，真不好意思。”

“没关系，都是几位熟朋友。”

“他们说几句话就走了，为什么不一起去喝酒？”

“大概是有你这个洋妞在，不便打扰。”

“你当时就想到要同我睡觉？”

“没有，可看得出来你很激动。”

“我在中国待了许多年，当然懂。你认为香港人都能看懂这戏？”

“不知道”

“这要付出代价，”她又显行很深沉。

“一个深沉的德国妞，”你说笑道，想调节一下气氛。

“不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不是德国人。”

“得，一个犹太妞。”

“总之是一个女人，”她声音倦怠。

“这样更好，”你说。

“为什么更好？”那异样的语调又冒出来了。

你也就说从来还没有过个犹太女人。

“你有过许多女人？”暗中她目光闪烁。

“离开中国之后，应该说，不少。”你承认，对她也没有必要隐瞒。

“每次这样住旅馆，都有女人陪你？”她进而追问。

“没这样走运，再说住这样的大酒店也是请你的剧团付钱，”你解嘲道。

她目光变得柔和了，在你身边躺下她说她喜欢你的直率，但还不是你这人。你说你喜欢她这人，不光是她肉体。

“这就好。”

她说得真心，身体挨住你，你感到她身心都柔软了。你说你当然记得她，那冬夜。后来她还特意来看你。她说是路过，经过环城路那座新修的立交桥，看见你那栋楼，不为什么就去了，也许是想看看你房里的那些书，很特别，就像幽黑的梦境，外面是风，德国的风不那样吼叫，德国一切都静悄悄的，令人烦闷。那天夜里又点的蜡烛，觉得挺神秘，想白天去看个清楚。

“都是你的画？”她问。

你说你房间里不挂别人的画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房间太小。”

“你也是画家？”她又问。

“没得到批准，”你说，“当时也确实如此。”

“不明白。”

你说当然她也无法明白，那是在中国。德国的一家艺术基金会邀请你去作画，中国官方没有批准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你说你无法知道，当时辗转打听，也是托朋友去有关部门问到的官方答复，说是你的职业是作家，不是画家。

“这也算是理由？为什么作家就不可以画画？”

你说她是无法明白的，虽然她懂中文，可中国的事情单靠中文说不明白的。

“那就别说了。”

她说她记得那天下午，房里阳光明亮，她坐在沙发上端详那些画，很想买一张，可当时还是学生，花不起那钱。是你说可以送给她，她说不行，那是你的创作。你说你经常送朋友画，中国人不买画的，说的是朋友间。她说同你刚认识，还不算是朋友，不好意思要。你有画册的话，可以送她一本，她也可以买。可你说你那些画在中国出不了画册，既然她这么喜欢，不妨送她一张。她说你那张画现在还挂在她法兰克福的家里，对她是个很特殊的记忆，一个梦境，不知身在何处，一个心象。

“你当时为什么一定要送给我？还记得那张画吗？”她问。

你说那张画倒是不记得了，可你记得你想画她，想她做你的模特儿，那时你还没画过洋妞。

“那很危险，”她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你问。

“对我没什么，说的是对你很危险，你当时没说话，大概，就是这时候有人敲门了。你打开房门，是来查电表的，你给那人一把椅子，他站上去，看了看门后上方的电表，记下数字便走了。你相信是来看电表的吗？”她问。

你没有回答，这你已经记不清了，你说在中国的生活虽然时不时出现在噩梦中，你有意要记掉，可潜意识中还时不时冒出来。

“他们不事先通知随时可以到人家去？”

你说那是在中国，没有什么不可以的。

“那以后，我也就再也没去过你那里，怕给你带来麻烦，”她柔声说。

“想不到……”你说。

你突然想温存她一下，捂住她鼓胀胀的乳房。她也用手指抚摸你手背，说：“你很温柔。”
“你也是，温柔马格丽特，”你笑了笑，问，“明天就走？”

“让我想一想……我也可以留下来，不过得改回法兰克福的机票。你甚么时候回巴黎？”

“下星期二，是便宜机票，不好更改，如果有必要，加些钱也还可以改时间。”

“不，我最迟得周末就走，”她说，“下星期一在德国有个中国代表团要去会谈，我做翻译，不像你那么自由，替老板工作呢。”

“那么，还有四天。”你算了算。

“明天，不，已经过了一夜，只有三天。”她说，“待会儿，我先打个电话同老板告个假，再改机票，然后去旅馆把我的箱子拿过来。”

“你这老板呢？”

“走他的好了，”她说，“我这里的工作已经结束了。”

窗外很亮了，对面白端端的圆柱大厦上端云翳缭绕，山顶笼罩在云雾中，植被繁茂的山腰呈深黛色，要下雨的样子。